

拒绝攀登，你就只能做一个仰望者



(日) 梦枕獯 著

岳远坤 译

# 垂直极限

神々の山嶺

上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日) 梦枕獯 著  
岳远坤 | 译



# 垂直极限

上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垂直极限 (上) / (日) 梦枕獯著; 岳远坤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神々の山嶽

ISBN 978-7-5086-2527-0

I. 垂… II. ① 梦… ② 岳…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272 号

KAMIGAMI NO ITADAKI

Copyright © 1997 by Baku YUMEMAK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SHUEISH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MEMAKURA Baku Office  
through Jan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 垂直极限 (上)

CHUIZHI JIXIAN

著 者: [日] 梦枕獯

译 者: 岳远坤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2496

书 号: ISBN 978-7-5086-2527-0 / I · 173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序章

无人攀登的山峰

### 1

1924年6月8日12时50分

海拔7900米。

那是一个拳头大的黑石，上面刻着漂亮的横纹。

那是三叶虫的化石。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摘下右手的手套，用指尖触摸，感觉手指就像冻僵了一样，完全没有触摸到横纹的感觉。

我没有成功地登上海拔8848米的顶峰，却得到了这块三叶虫的化石。这块三叶虫的化石可以说是我的战利品。

这或许、不一定是在地球上最高的地方发现的化石。

我看了一下高度计，发现指针指向25900英尺的高度，约7800米。

对于作为地质调查员参加这次远征的人来说，成功地发现这个三叶虫的化石比登上珠穆朗玛峰更有意义。

三叶虫开始出现在地球上是在古生代的寒武纪。在距今约5.9亿年前到4.38亿年前，从寒武纪到奥陶纪的这一期间，是三叶虫繁殖生长繁盛的时代。

在远古时期——

现在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地方曾经是海底。

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将原本的海底推上了天空呢？

这种生物为何会埋在这么高的岩石之中呢？不仅是三叶虫。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各地，都发现了鹦鹉螺等动物的化石。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志和力量将一个生命搬运到这么高的地方来呢？

在手指被冻僵之前，我戴上手套，放下背包，将三叶虫化石放在了里面。

当我再次背起背包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三叶虫的分量。但是，即便如此，那也比那个没有什么用处的氧气罐要轻得多。

2月29日从利物浦出发以来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

我抬头看着珠穆朗玛峰的那个方向。

那里被厚厚的雾状的云覆盖着，既看不到顶峰，也看不到与之相连的东北棱。

两天前的晚上，四号营中已经下降到零下40℃。现在的气温大概也是一样吧。

上面的某个地方的云好像有断层，云层一些地方会变得明亮。风很小，只是有时候会下点儿雪。

这种程度的风，而且山顶上还是晴天的话，条件算是不错的。如果按照既定的计划，马洛里和欧文如果一早就从六号营出发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开始朝着最后的山顶出发了。

我开始沿着冰雪覆盖的岩石的斜面，缓缓前行。

虽然已经气喘吁吁，但是还有些力气。我对这个高度的适应，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在还没有习惯的时候，我经常会因为呕吐和头痛而睡不好觉。

氧气的浓度只有地面的三分之一，从这点来说，能够适应这么严酷的环境，自己的身体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

就连那个诺顿，不管他怎么努力，在这种高度上，也无法持续向前行走13步以上。每向前走一步，就必须重复好几次大喘气。只用这种办法，才可以连续进行同样的动作。

或许35岁正好是适合登山的年龄。如果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这种地方逞着自己的体力向前行走的话，反而会非常危险。

我感觉只要现在还有充足的食物，我就能这样一个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但是——

实际上，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的3000英尺和接下来的3000

英尺，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有多少食物，一个人都是不行的。

虽然在一瞬间我的脑海中曾经浮现出这样的想法，实际上自己的脑子已经开始遭受高山反应的折磨。

今天，从五号营出发之后，到现在为止才走了 200 米。

这个岩石斜面的广袤度是非常惊人的。

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附着在岩石上的一只小虫子或者纸屑。

这样一只小小的虫子，究竟能否站到山顶呢——

突然我感觉到一种热乎乎的东西要从自己的体内涌出。

原来自己的心里还有这等情趣。我原本以为剧烈的运动和这个高度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将我心中的情趣都磨灭了。

那是一种说不上是痛苦还是悲伤的莫名其妙的感情。

是么——

我发现了自己内心的那种情感。

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亲自登上地球上这个独一无二的最高峰。

如果马洛里没有选择欧文，而是选择了我做他的搭档的话——

我比欧文更加能够适应这个高度，即便是马洛里，他也应该清楚这一点。但是马洛里并没有选择我，而是选择了欧文；而我则是为他们提供援助。

我想起昨天马洛里通过脚夫从六号营给五号营的我送来的信。

亲爱的奥戴尔：

我们在那么纷杂的情况下来到这里，真是感到对不起。当我们想要出发的时候，烹饪炉掉下了悬崖。我们想赶在明天天黑之前撤退，因此希望你能在明天天黑之前赶回四号营。我可能将指南针落到帐篷里了，请帮我找一下。我们这里没有指南针。在此之前的两天，我们用了 90hpa 气压的氧气。因此可能接下来会带着两个氧气罐走。这种行李虽然是登山中的大忌，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用得上。

乔治·马洛里

按照信中所说，马洛里去六号营，用了 90hpa 气压的氧气。也就是说，从四号营到六号营这两天的时间里，马洛里使用了一罐氧气中的四分之三。

马洛里相信氧气的效果。



但是，我自己对氧气的效果却表示怀疑。我曾经用过一次，但是感觉和不用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然会变得好受一些，但是因为要背着沉重的氧气瓶，所以其效果便和氧气瓶的重量相互抵消。或者不如说，因为背着一个多余的东西，反而碍事。

马洛里之所以选择欧文做他的搭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擅长使用氧气瓶呼吸器。在这种高度上，欧文能迅速地修好坏了的氧气呼吸器，比任何人干得都快。

既然马洛里决定使用氧气，那么他的搭档最好的人选便是欧文。

我的职责便是给他们提供自始至终的援助。

接下来我要到六号营检查帐篷的情形和天气，到夜里之前还必须再赶回六号营。

如果马洛里和欧文回来，而且有时间的话，他们或许会经过六号营回来五号营。到时，如果自己也在五号营的话不太方便。因为那里只有一个帐篷，而且帐篷很小，容不下3个人一起睡。

总之，自己必须要尽快赶往六号营。

我攀上了一个大约100英尺高的岩石，站在了上面。

这时，突然头顶上的一块云裂开了一角，露出了蓝天。蓝天的面积眼看着扩大，珠穆朗玛的顶峰出现在视线当中，格外耀眼。

就像是奇迹一般。

我甚至忘了移动，看着这一切，恍如梦境。

从东北山脊到顶峰山脊都是岩石和积雪。

天空的一角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地球上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

啊，真是天大的好运气。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瞬间。

然后在此之后我看到了自己一生都难以忘记的风景。

我的视线停留在山脊上的一块岩石搭脚处的积雪表面上。在积雪的上面，有一个黑点在移动。

那是人。

人沿着台阶上的雪面向上攀登。我接着看，下面还有一个黑点——一个人出现了，跟着一开始的那个人在雪中攀登。

那是马洛里和欧文。

因为离得太远，我不知道哪一个是马洛里，哪一个是欧文。但是，我知道，除了那两个人之后，应该没有别人会在那个高度上了。

但是，不是有点晚吗？

如果两人按照计划在一大早便出发的话，应该能走得更往前一些才对。他们在这个时间攀上距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奇怪。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出发晚了呢？

也许是在出发的时候，氧气呼吸器出现了问题。说不定是连接氧气罐和呼吸器的管子被冻上了。他们很可能没有修理的时间。因此，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人很可能在行动时没有带氧气罐。

也有可能是在攀登途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地方，他们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花了太多时间。

山脊附近的几块岩石上堆积了厚厚的新雪。斜坡的一块岩石上还有一块小岩石，上面堆积着新雪。这是一个非常险峻的地方。

还有，也有可能这几方面的原因都有。

反正不管怎样，两个人的日程已经比计划晚了很多。

即便顺利，登上峰顶然后在天还没黑之前回来，也是勉勉强强的。

前面的那个黑影在雪中攀登，接近了一块大岩石石阶，很快他便出现在了那块大岩石的上方。

第二个身影跟着第一个身影在那块岩石上向上攀登。

然后，这样的风景再次被厚厚的云层遮盖。两个人的身影消失在云层的后面。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两个人。

## 2

1995年11月7日23时25分

海拔7900米。

即便是闭上眼睛想要入睡，却也总是能够感觉到眼皮底下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

雪块就像上了冻的石头，一个劲儿地拍打着帐篷外面覆盖着的兰苫布。

说是睡觉，其实也不是普通的睡眠。





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睁开眼睛看看表，发现其实才睡了不到5分钟。还有，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睁开眼睛。看看表。发现自己才睡了3分钟的时候，我非常吃惊。这种状态反反复复。

我在这里无法前行，已经过了3个晚上。

接下来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反复多少次呢？

这是一个小小的帐篷。呼出的水蒸气附在帐篷的内侧，结上了冰。只要帐篷一动，那些冰屑便会哗哗地往下落。白天我看了一下温度计，帐篷内是-28℃。今天我已经无心去确认温度了。或许已经达到-30℃以下了吧。我甚至不敢想象帐篷外的气温。

有什么东西触到了我的脸。

我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帐篷布。

帐篷往内侧凹了进去，冰冷的帐篷布触到了我的脸。

覆盖在帐篷外面的兰苫布上积满了雪。由于雪的重量，兰苫布向下沉，并且在挤压下，帐篷布也往内侧凹陷了。

我在睡袋当中伸手找头灯。

戴着手套的手摸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是刀子，接着是储气罐。几乎所有的必需品都放在了睡袋当中。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冻上而不能使用。

登山鞋也是一样。

出去的时候，穿上冰冷的登山鞋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登山鞋中有一点点雪，即便是只有一点点，那么穿着那双鞋长时间走路的话，接触雪的那个部分必然会被冻伤。

因此，不管有多麻烦，都要把登山鞋收好。

但是，普通人很难想象，在8000米的高度上，仅仅是为了去小便而穿鞋脱鞋的行为，是一项多么繁重的劳动。

在地面上把70公斤的东西扛到大楼的五层，也要比这项劳动轻松得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背着70公斤的东西走楼梯上5层。

头灯找到了。

我在睡袋当中打开灯。

蓝色的光在肚子附近亮起。透过蓝色的睡袋布，能够看到头灯的灯光。

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拉开拉链，从睡袋中取出头灯。

对于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眼睛来说，那道光线过于强烈。

冰冷的帐篷内部，在闪闪发光。

我一看，睡袋表面的内侧也已经结上了霜。从我身体中散发出来的温暖湿润的空气，透过睡袋，接触到冰冷的睡袋表面，那里已经结了冰。

我脸部附近的睡袋的那个部分，也因为我呼气中包含的水蒸气结了冰，变得纯白。

我微微抬起上半身，用拳头从内侧敲了帐篷好几次。附着在帐篷顶上的冰片哗哗地落了下来。外面兰苔布上的积雪也掉了下去。落下来的雪砸在帐篷上的声音突然变大了。因为积雪落下来，直接接触到了兰苔布。由于雪的重量，原本凹陷下来的帐篷向上抬起一些，帐篷内变得宽敞了一些。反而，帐篷两边的布开始挤压我的身体。

我必须得去外面除掉这些雪。

但是，在海拔 8 000 米左右的地方，在这样的晚上，走到帐篷外面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的。

如果是大小便的话，在帐篷内就能解决，尿到或者拉到塑料袋中，然后扔到帐篷外面就可以了。实际上，从昨天我便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了。但是，要对付这些积雪，就只能自己亲自走到帐篷外面，用冰杖将之铲除。在此之前，我也做过好几次。这大概已经是第五次了吧。

不管如何麻烦，这个工作也得做，因为这是关系到自己生命的大事。如果在这种状态下帐篷倒塌的话，要想再搭起帐篷，将会非常困难，甚至还可能需要将行李都暂时扔出去，重新在这些行李上面搭帐篷。

弯曲了的帐篷支柱还能设法将其复原，但是一旦折断，就没法再修理了。

而且，在这种寒冷的风中，自己一个人既要处理行李，又要搭帐篷，是很难做到的。

即便是现在，死神也已经来到了帐篷的门口。

我下定决心，坐起身来，穿上冰冷的羽绒服。

我花了很长时间，穿上鞋，带上头灯，爬到了外面。

强风和飞雪击打着羽绒服。

我知道，寒风马上便会夺走我的体温。

寒气包裹着我的身体。



寒风的温度已经降至-40℃以下。

而体感温度则更冷，应该已经达到了-50℃。

即便是穿着羽绒服，我也感到刺骨的疼痛，就像是用冰冷的砂纸直接摩擦皮肤一样。

大雪在头灯照亮的前方的空气中纷飞。

我用冰杖和便携铲铲雪。

周围的雪已经和帐篷的高度差不多，甚至已经超过了帐篷的高度。

呼吸很快便变得急促起来。

原本这个帐篷应该是搭在广大的珠穆朗玛峰也就是圣母峰的斜面上的，但是现在却看不到那块岩石的斜面。

如果天气晴朗有月亮的话，能看到大深谷和珠穆朗玛的顶峰。

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在岩石的斜面上横飞的雪。

我回到帐篷中，将下半身塞进睡袋中。

仅仅出去做了这么一点儿事，睡袋里就已经变得冰冷了。

我仔细地掰掉登山鞋上的雪，然后再次将其放进睡袋中。

这种地方是没有任何暖气设备的。

在这里，最温暖的便是自己的体温。如果说到如何保暖，那基本上便是如何不让自己的体温变低。

我点上带来的蜡烛，放在锅上，熄灭了头灯。

火焰的光线在帐篷内摇曳。

这样，帐篷内的温度应该会升高一些。

我仅仅出去了这么一次，帐篷内的暖气便已经完全消失了。即便在有些暖气的时候，帐篷中也比任何家用冰箱的冷冻柜还要冷。

寒气紧紧地包裹着我的身体。

虽然可以烧点水，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去做那些事了。

两天前我不小心扔到睡袋外面的铝制水壶，应该就在帐篷内的地面上。但是，那里面的水肯定早就已经结了冰，比石头还要坚硬。

必须将帐篷外面的雪放进锅中，然后用燃气加热，雪水在70℃以上便能沸腾，加上很多蜂蜜，然后挤上一个柠檬，将其喝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天都必须摄入4升水分。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身体中的水分便会被干燥的大气夺走，血液会变得浓稠。

食物还剩下多少呢？

我在睡袋中曾经好几次试图想这个问题。

巧克力 3 块。

干菜 3 包。

塑料容器中的蜂蜜还有 100 毫升左右。

砂糖——

每次，我的思考都只能持续到这里。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便会忘掉刚才想起来的那些东西的数量。

然后，我又开始重复思考。

我必须要确认还剩下多少食物，能够维持几天。因为如果没有食物的话，即便雪停了，我也会死掉。我在这里会消耗掉三天的食物。只是，并非正好是 3 天的分量，因为在途中省着吃，所以消耗掉的分量应该是两天的分量多一点儿而已。

可是，为什么雪还在不停地下呢？

现在应该已经是前季风季节了。

原本在这一时期应该是每天都是晴天的。

天气的骤变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因为遭遇了暴风雪，我搭上帐篷，在帐篷里每天想着“明天就会停了”“明天就会停了”，已经过了 3 晚 4 天了。

狂风在头顶怒吼。

雪击打帐篷的声音越来越激烈，不时也会有变化。飞雪似乎也在跟着狂风的吼叫呼吸着。

有的风发出笛声一般的声音，从帐篷顶上或者旁边吹过，也有的风发出嘶哑的声音，疾驰而过。

或许还是需要氧气的。

或许死神已经进入了帐篷。

死亡——

这两个字的颜色已经逐渐变得浓厚起来，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

我不能死。

虽然我是不想死，但这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的。

混杂在这些声音当中，还有一个低沉的、遥远的、像是直升机一样的声音。



那个声音从雪中传来。听到这个声音的，是我的背部。

那是雪崩的声音。轰隆隆的低沉的声音从帐篷的左右、上方以及下方传来。雪一直在下，雪崩发生的间隔时间便越来越短。

这个帐篷很可能也会被雪崩摧毁。

我开始感到恐惧。

我从口袋中取出一块坚硬的小石头，将其紧紧地握在手中。那是一个蓝色的，有着美丽光泽的土耳其石。把这块石头握在手中的时候，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而且是独自一人？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这没有什么疑问。

我知道。

因为我遇到了。

我遇到了他。

我还记得我见到他的那天以及那天所发生的事。即便我想要忘记，那天的事情也总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见到羽生丈二是在前年。

1993年6月。

地点是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 目录

序 幕 无人攀登的山峰 .....	V
第一章 幻觉之城 .....	1
第二章 不归的男人 .....	23
第三章 饿狼 .....	49
第四章 冰牙 .....	67
第六章 孤傲之人 .....	83
第六章 岩棱上的风 .....	101
第七章 大乔拉斯峰 .....	115
第八章 萨加玛塔 .....	149
第九章 岩壁之王 .....	169
第十章 毒蛇的城市 .....	199
第十一章 德赛节 .....	229
第十二章 登山鬼 .....	259



# 幻觉之城

第一章

CHAPTER

# 1

这是一个迷宫一般的奇怪的城市。

沉浸在这个城市的喧闹当中，便感觉自己的人格和个性都会消失，埋没在这个城市当中。

加德满都。

这里是尼泊尔的首都。

深町诚喜欢在这个脏乱的城市中毫无目的地闲逛。

这是他第四次来加德满都。

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他 22 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第二次是 30 岁的时候，然后第三次是 35 岁的时候，这次他 40 岁。

第一次，他自己一个人背包来到这里。

他从博卡拉出发，沿着江森路徒步走到了塔多帕尼。在徒步旅行这个词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的时候，他便拿着一本英语的导游书，一个人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麓间徘徊。

只有那一次他是一个人，以后每次他都是作为登山队的队员来到这里的。

这次也是一样。

深町这次是作为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的摄影师来到这里的。

想到登山队的事情，各种思绪浮现在脑海中。

“下降……下降……”

这是他在第五营听到的船岛的声音。



“yasui, jyuutan, tomodachi.”<sup>①</sup>

一个男子的声音在深町的耳边回响。

眼前的一个年轻人正在一个劲儿地用手指着自己背后的店。他鼻梁高耸，是典型的刹帝利族的男子，在尼泊尔是种姓高贵的民族。

在小小的木质结构的店中的墙壁上，挂满了西藏的绒毯和毛衣等东西，甚至看不到墙壁。那些东西甚至挂在外面，使得原本狭窄的街道越发窄了。

那个绒毯店的青年说道：“tyotto miru dake。”

他的意思是说，我光看看不买也没关系。

深町每次来到这里，都觉得这样的店越来越多。他们只要发现日本人便会用日语上来打招呼。

因陀罗广场上——一条古老建筑物之间的街道。

卖廓尔喀军刀和被称为山刀的柴刀的店、卖藏传佛教纪念品以及尼泊尔制视频的商店，比比皆是。这条街上卖的东西，从锅碗瓢盆、箬篙和内衣等日用品到旅游纪念品，无所不有。

但是，如果一有人招呼便到店里去看看的话，可能走上一天也走不了100米。  
“Hoina。”

他用尼泊尔语拒绝了那个年轻人，开始往前走。

青年仍不罢休，依旧喊着挽留他，跟着他走了一会儿，然后不久，他的声音便消失在其他人的嘈杂声之中了。

深町并没有什么目的。

他只是想停止各种思考、想象以及各种悔恨的感情才来到这个嘈杂的环境当中的。因为只要他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大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各种事情。

下午，这个盆地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

6月的尼泊尔已经进入了雨季。接下来，喜马拉雅山的南侧将进入一年当中雨水最多的一段时期。

在雨停的时候，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比较好。

可是，如此狭窄的地方竟然有那么多人，吵吵嚷嚷。人跟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身体的接触，走不到10步便会碰到别人。那些人的汗味和体臭扑鼻而来。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城市。

---

<sup>①</sup> 日语，这三个词意思分别是“便宜，地毯，朋友。”——译者注

